

第三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The 3r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Project Learning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甲項) 文字報告 - 初級組 - 冠軍
Written Report - First Prize, Junior Division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Buddhist Sin Tak College

「凝聚與承傳——鄧氏在新界的發展」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鄧氏在新界的發展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佛敎善德英文中學

3C 何家慧 (9) 3D 鄭羽珊 (3) 3D 張鋸婷 (4) 3D 黎晉達 (16)

參賽組別：文字報告

指導老師：黃偉霖老師

目錄

報告撮要	P3
引言	P4
文獻回顧	P5
研究方法	P6
研究發現	P7-16
結論及建議	P17
附錄(1)-(3)	P18-32
參考書目及資料	P33-36

報告撮要

此次報告主要內容是鄧氏在新界的發展，包括鄧氏遷至錦田至英國接管新界(1842-1898)、英國租借新界至抗日戰爭爆發前(1898-1937)、抗日戰爭爆發及日佔時期(1937-1945)和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至今(1945-2014)，歷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及和政府的關係。

鄧氏源於江西在宋初到東莞縣錦田開基立業，隨著人口增加及發展鄧氏子孫分居不同地區包括：錦田，屏山，大埔，龍躍頭，廈村。鄧氏在今新界是地區大族。鄧氏子弟重視文教，在今新界地區創立了第一間書院，鄧氏子孫後來經常考得功名。又有大量土地和不少墟市的經營權，對當地經濟和其他族群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英國政府接管新界後，鄧氏也帶頭反抗，帶領新界不同族群反對英國接收香港。雖然武器裝備較落後的新界居民最後被擊敗，但鄧氏保家衛國的忠誠也是值得讚揚。日佔時期屏山沒有日軍進駐，但後來經濟變差居民們也受到不少的影響。香港光復後，屏山也因屏山機場和風水問題和政府有所抗議。

由此可見鄧氏的發展是和香港發展息息相關的。但因為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鄧氏與其他新界原居民不少的文化，風俗，和古蹟都漸漸消失。所以我們小組認為政府應加強保護原居民的文化和建築，令我們的子孫在將來也可以知道這一些文化。

引言

本次歷史專題研習，我們選擇了研究鄧氏不同時期的發展，題目為凝聚與承傳——鄧氏在新界的發展。

五大氏族新界五大氏族是指錦田鄧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及粉嶺彭氏。他們都在北宋期間移居香港現時的新界，至今發展至新界多個地方定居¹。鄧氏的歷史源遠流長，有相當多值得我們認識、探討的過去，所以我們選擇了五大氏族中的鄧氏作研究對象。

在 19 世紀以前鄧氏對香港有十分大的影響力，透過研究、學習鄧氏的歷史，我們可以瞭解到香港發展的其中一部份。鄧氏即使在現今也有關係到香港經濟、政治的層面，例如原居民的權益等²。雖然鄧族現在對香港的影響力比以前減少了，但是他們的歷史仍然有發掘的價值。

經過這次研究，我們瞭解了香港的歷史，並體驗鄧氏族人的凝聚與承傳。

¹ 維基百科，新界五大氏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5%8C%E4%BA%94%E5%A4%A7%E6%B0%8F%E6%97%8F>) (最後瀏覽:2014 年 5 月 16 日)

² 新界鄉議局季刊，鄉情第 22 期

(<http://www.hyknt.org/img/info/%E9%84%89%E6%83%8522%E6%9C%9F%E8%B6%B3%E6%9C%AC%E7%89%88.pdf>) (最後瀏覽:2014 年 5 月 13 日)

文獻回顧

其實有關香港新界鄧氏的書籍和資料有很多，畢竟鄧氏是二十世紀前香港有最大影響力的氏族，很多有關香港史的書如《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或多或少地也有有關鄧氏的資料。香港鄧氏後人眾多，分佈不同地方的鄧氏子弟也出了不少有關當地歷史的書如《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坐言集之錦田鄧族》，《屏山故事》都很詳細地記錄了當地歷史，文化，古蹟等。這一些書籍及資料對我們的報告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這一組的研究是整個鄧氏在新界的發展，包括其經濟發展，人文發展等，是一個比較大的題目。故此報告簡單扼要同時又足夠深入，可以令讀者很快清楚地了解在各地鄧氏的歷史，分支等。可以對鄧氏在新界的發展有清晰的概念。如《屏山故事》等有地區鄧氏後人所寫的書只是寫了當地的歷史而很少提到其他地區的鄧氏居民，難以看出鄧族整體的發展。一些有關香港史的書如《香港古代史（修定版）》有關鄧氏的資料則較少。《新界五大家族》這一本書也很有條理地集合了鄧氏不同分支的發展及古蹟，但對其文化及歷史卻著墨太少不夠深入。

在查看資料時也發現不少矛盾之處，如一些書如《屏山故事》認為是鄧漢黻於宋開寶年間最先定居新界(此說源於錦田鄧氏的《鄧氏師儉堂家譜》)，而一些資料（香港新界鄧氏 - 維基百科）和《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則指鄧氏是鄧符於北宋熙寧年間始至新界（此說源於《新安縣志》）。這一些資料是互相矛盾的，最後此報告採用了蕭國健教授於《香港古代史（修定版）》的看法。鄧漢黻於宋開寶年間最先定居新界，其後北返，鄧符再於北宋熙寧年間遷至新界。此說法可以合理地解釋到為何有『鄧漢黻首遷錦田』和『鄧符首遷錦田』這兩種矛盾的說法。

一些由鄧氏後人所寫的書的觀點不夠客觀，如《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提到停築屏山機場的原因是鄧族反對，但政府公開的原因是由於地理原因。

我組報告用了許多資料，從多角度看鄧氏的發展及歷史，內容比上述書籍更週詳，更均衡。我組簡單的解釋了鄧氏在新界各地分支的發展。訪問不同鄧族成員以看出鄧氏在時代洪流下的變遷。此報告經過了嚴謹的處理和分析，觀點也較為客觀。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分別是搜集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

搜集一手資料——

我組親身到元朗屏山文物徑及粉嶺龍躍頭文物徑實地進行考察，觀察文物徑沿途的文物古蹟及民居，從中了解到以前鄧族的特色，並記錄下來，也拍了不少照片。

*版權所有

上圖：我組與鄧順發先生(右三)、鄧家達先生(右二) 以及《坐言集之屏山鄧族》作者蘇萬興先生(右一)合照

我們有幸能在蘇萬興先生(《坐言集之屏山鄧族》和《坐言集之錦田鄧族》的作者)的帶領下訪問兩位屏山鄧族的長老。他們跟我們分享了許多有關以前鄧族的事，我們從他們的口述歷史中得到了不少的資料，例如屏山鄧族在日佔時期的事、一些鄧氏的習俗、族人之間的關係等，對我們的報告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一些沒有紀錄在書本、網頁上，有關以前鄧族圍村的民生。

我們另外亦訪問了一個屏山鄧族的原居民，她分享了一些以前住在屏山圍村的生活和習俗。

在上述兩個訪問中，我們在原居民口中得到的資料絕對比參考書中的資料更寫實、生動和貼近民生。

我組也到了在觀塘的歷史檔案館搜尋一些以前有關鄧氏保存至今的重要文件。

二手資料——

中央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書籍是我組二手資料的基本來源。其次，我們在網上搜查資料作輔佐，有影片、圖片和文獻。我組從多方面搜查，令是次研究更全面。

研究結果

鄧氏遷至錦田至英國接管新界(973-1898)

● 鄧氏起源

香港鄧氏原居江西，宋初世居江西省吉安府吉水縣白沙鄉的宋承務郎鄧漢黻見廣東風俗淳樸，於北宋開寶六年(973年)移居東莞縣錦田開基³。後來其子孫北返⁴，直至鄧漢黻的四世孫鄧符於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登進士，他宦遊廣東南雄珠璣港經過東莞錦田覺得風景優美，就在崇寧三年(1103年)任滿辭官之後遷葬三代祖先於元朗，帶族人到錦田定居。鄧符在圭角山下(今雞公嶺)下創立力羸齋講書教學⁵。力羸齋是香港歷史上最早記載的書院，也是廣東最早期的書院之一。由於鄧符的努力興學，致使當時錦田的文化大盛，成為地方上文化和教育的中心⁶。

鄧符生兩子，分別是鄧陽和鄧布。有五個曾孫分別為元英，元禧，元禎，元亮，元和。因為人口增加，他們在新安一帶分立五房分遷至鄰近地區，開基立業。但今天新界境內只有元禎，元亮兩房人的後代居住⁷。

● 鄧氏分支

錦田，古稱陳田或岑田⁸，是香港鄧氏最早定居的地方，也是新界最富庶的地方之一⁹。元亮一房人主要留在錦田發展，建立了五圍分別為，北圍，南圍，吉慶圍，永隆圍，泰康圍¹⁰。又在清康熙九年(1670年)建立元朗(舊)墟，供居民買賣¹¹。在十九世紀末有約 2400 人在錦田定居，佔元朗居民總數超過十分之一，可以說是是當時在新界定居的最大族群¹²。今天區內有周王二公書院，便母橋，錦田樹屋，長春園，洪聖宮等古蹟¹³。

³鄧昌宇、彭淑敏、區志堅、林皓賢著《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6

⁴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22

⁵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香港,1990),頁6;另見 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63

⁶見『香港教育史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8F%B2>)(最後一次瀏覽:2014年5月11日)

⁷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7-8;另見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106

⁸見『錦田簡介-錦田鄉十年一屆酬恩建醮特刊』

(<http://www.freewebs.com/leekwanchow/works/kamtin/kamtin.html>)(最後一次瀏覽:2014年5月11日)

⁹黃家樑、陳志華《簡明香港歷史》(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頁19

¹⁰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26

¹¹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98

¹²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0),頁219-229

¹³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27-35

*版權所有

左圖：鄧氏族譜內記載昔日屏山地貌及村落分布情況（攝於屏山鄧族文物館）

右圖：現今的上璋圍

在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鄧元禎自錦田遷至屏山¹⁴，成為屏山元禎房的一世祖。屏山後人在當地建立了三圍六村，包括上璋圍、橋頭圍、灰沙圍這三圍和坑頭村、坑尾村、塘坊村、新村、洪屋村、新起村這六村¹⁵。又於清代在鄧氏宗祠和愈喬二公祠前的空地建立屏山市，為鄉民提供買賣的地方¹⁶。在十九世紀末有約二千人在屏山聚居¹⁷。如今經過 30 代的發展屏山元禎房已成為元朗區的大族。今天區內有聚星樓，鄧氏宗祠，若虛書室，達德公所等古蹟¹⁸。

大埔，古稱大步，鄧氏在南宋末年自錦田分遷，在當地建立了大埔頭村¹⁹。在清康熙十一年(1673年)於濱海建立了大埔(舊)墟供居民買賣²⁰。到了十九世紀末約有 280 人在當地聚居²¹。鄧氏族人在大埔建造了敬羅家塾，天后宮等古蹟²²。

¹⁴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634-1-11《CLAN HISTORIES PING SHAN AREA》『LETTER OF 2.10.56 FROM CHAIRMAN GENEALOGICAL SUMMARIES,PING SHAN SUB-DISTRICT』(1956)

¹⁵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 9

¹⁶『再見九記臘腸(一)』(專欄),《晴報》,2014年4月23日,第40頁

¹⁷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0),頁 219-229

¹⁸鄧昌宇、彭淑敏、區志堅、林皓賢《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48

¹⁹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 23

²⁰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 98

²¹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0),頁 219-229

²²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 23-24

*版權所有

左圖：觀龍圍；右圖：善述書室

龍躍頭，古稱龍骨頭，亦稱龍屈頭或龍嶺²³。據說在南宋末年，金人南下，宋宗室逃自南方，鄧元亮起兵勤王，救得宋室失散年約十歲的公主，將她養大成人，許配其子惟汲。他們隱居於錦田鄉間，逃避金兵。惟汲死後，獲追封為郡馬²⁴，並賜鄧氏祭田六頃(六百畝)²⁵。其長子到了龍躍頭建立老圍，後來發展成五圍六村，指老圍、麻笏圍、永寧圍、嶺角圍，觀龍圍這五圍及麻笏村、永寧村、祠堂村、新屋村、小坑村和觀龍村這六村。到今天留下了善述書室，松嶺鄧公祠等古蹟²⁶。

在洪武年間因錦田鄧氏人口增加而分遷至廈村²⁷。鄧氏在當地建立了西頭里及東頭里，後來隨發展分建了東頭村、羅屋村、巷尾村、新圍、錫降圍、錫降村、祥降圍及新屋村²⁸。族人於乾隆年間在當地建立了廈村墟，發展貿易²⁹。到十九世紀末有約 2000 人在當地聚居³⁰。當地保存了友恭堂，靈渡寺，楊侯宮等古蹟³¹。

²³爾東、李健信《趣談新界街道》(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 26

²⁴見『龍躍頭文物徑 簡介-教育統籌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she/resources/pingshan_lungyeuktau/zh_tw/lungyeuktau/intro.html) (最後一次瀏覽：2014年5月11日)

²⁵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 95

²⁶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 18-22

²⁷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 167

²⁸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 37

²⁹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 98

³⁰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10),頁 219-229

³¹蕭國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0),頁 37-40

● 經濟發展

在清初時清政府爲了防止沿岸居民接濟台灣明朝遺臣及其部下，頒布了遷界令，禁止居民出海，把沿海五十里(約 25 公里)設爲禁區禁止居民進入。在今新界範圍內大部分的居民包括鄧氏被逼遷，土地被荒廢，房屋被拆，令經濟大收影響³²。遷界令直至到康熙八年(1669

版權所有

左圖：屏山鄧氏宗祠內的更練辦事處

鄧氏在今新界範圍內有大量土地，據英國統計鄧氏單在粉嶺就有至少 110 英畝的田地³⁴，在香港島也擁有一些土地³⁵。在英國接收新界之前各族時常爲土地問題發生械鬥，包括農民拒絕交租給地主，或不同村的地主爲勢力劃分而引起的衝突。經營墟市，定期爲農民爲提供買賣的地方也可以帶來收入。所以當時不少大族都搶奪墟市的控制權，或另立墟市。香港位置偏僻，所謂『山高皇帝遠』，政府很少出面解決衝突，不少村都有武裝的更練團，有矛盾就以武力解決³⁶。

● 英軍擴展界址

直至 1894 年，港督威廉·羅便臣提出擴展九龍界址，以防敵對的歐洲勢力入侵香港時，無險可守；而且可以分散香港島的人口，減低鼠疫爆發的風險及藉此獲得更多的土地作工業發展。1898 年 6 月，雙方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包括新界在內的土地租予英國九十九年³⁷。

³²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 7

³³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2006),頁 60

³⁴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634-1-27 《CLAN HISTORIES OF N. T. PEOPLE》『INTRODUCTION』(26.03.1960-30.04.1974)

³⁵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 62

³⁶卜永堅『抗租與迎神：從己卯年(1999)香港大埔林村鄉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看清林村與龍躍頭鄧氏之關係』,《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00 年 1 月 15 日,第 18 期,第 1-7 頁

³⁷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95%E6%8B%93%E9%A6%99%E6%B8%AF%E7%95%8C%E5%9D%80%E5%B0%88%E6%A2%9D#cite_note-weeklypress_18980618-2) (最後一次瀏覽：2014 年 5 月 11 日)

英國租借新界至抗日戰爭爆發前(1898-1937)

● 英國強租新界

1898年6月，中英雙方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包括新界在內的土地租予英國九十九年³⁸。英國政府因對新界一無所知，無法即時接管。於是決定對新界進行全面的調查，而此重任則落在當時任職香港政府輔政司兼華民政務司的駱克手中³⁹。

● 新界居民抗英——新界六日戰

1898年8月，駱克以「儒家」姿態來到新界，在行經的路上收買人心，獲得了大量資料。但當他們到了錦田鄧氏的村落時，卻遭到鄧氏村民的反抗。村民聚集在村口，用臭雞蛋拒絕讓他們進入吉慶圍，鄉紳們亦拒絕與駱克見面。他們的轎夫、挑夫都被村民趕走⁴⁰，狼狽不堪。最後，駱克召來七十多名殖民軍，並用兩挺機槍開路，成功進入圍內⁴¹。駱克到新界調查乃他職責所在，並無不妥。駱克本來想以「仁政」的溫和手段來管治新界，令鄉民服從港英政府，讓他們順利地完成工作。可惜事與願違，鄧族堅守他們的氣節，不甘心受英國人管治，以強硬的態度反抗。鄧族不受「軟」，駱克被迫得無計可施，只好「硬碰硬」，動用軍人和武器來開路。在該次事件中，駱克迫使新安知縣交出新界田土登記簿和收買一些鄉紳，為他提供新界居民反抗行動的情報⁴²。鄧族早於駱克來村時就有意組織武裝抗英行動⁴³，「臭蛋宴英軍」事件成為了後來新界六日戰的伏筆。根據田土登記簿，駱克發現新界有不少官地被非法佔據。他想查清民地，收回原屬政府的土地⁴⁴。駱克在他的《報告書》中建議：「一俟接管本地區後，立即發佈一項通告，通知居民們，對土地的一切權利要求都必須在六個月內在田上廳備案，沒有在此期間提出權利要求的所有土地將轉歸政府。」此建議被英國政府接受。1899年3月初，駱克檄諭新界居民將土地印契呈驗，並有加稅之說⁴⁵。香港政府於屏山建立臨時軍營⁴⁶。同年3月27日警察司梅軒利率人於大埔修建警棚，準備在該處進行接管新界的升旗儀式⁴⁷。對於農業社會來說，土地是人們最重要的財產。若政府要收回土地，他們的生計會受到影響。而且，舉行升旗儀式宣示主權亦令反對英國統治的人感到反感。這一連兩個舉動激起了新界居民的反抗情緒，成為了六日戰的導火線。3月28日，新界各村代表齊集

³⁸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70

³⁹劉存寬 駱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試析,見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4

⁴⁰同上

⁴¹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1

⁴²劉存寬 駱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試析,見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6

⁴³爾東《香港歷史之謎》(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頁61

⁴⁴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2

⁴⁵張瑞威《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頁74

⁴⁶蕭國健 1899年英人接收香港新界地區事件探索,見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49

⁴⁷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5

屏山達德公所，成立以鄧族爲首、集合 39 個村落的達德約，召開會議，商議抗英⁴⁸，屏山鄧族首先張貼抗英揭貼⁴⁹。

鄧族的分支之間雖然有土地的爭拗，也有武力的鬥爭，但他們在對付共同的敵人的時候，以大局爲重，放下恩怨，團結一致。鄧族集合他們自己的團丁(民兵)、武裝統領和謀士，還有遍佈各地的同盟組織：屏山的達德約，廈村、錦田的民防隊，組織武裝抗英大聯合。屏山鄧族的號召力特別強，而且他們熟識海疆地勢。在英國的入侵行動中，他們率先號召達德約的團丁準備抗英；帶頭傾其全力，集資備戰⁵⁰。

1899 年 4 月 3 日抗英領袖在大埔文武廟開會⁵¹，梅軒利亦到大埔巡視警棚。不幸的梅軒利因警棚妨礙風水而被提出強烈反對的鄉民包圍⁵²。梅軒利一伙人被鄉民用磚石、棍棒等攻擊，慌忙逃跑⁵³；鄉民又將警棚燒毀⁵⁴。鄉民的行動越來越激烈，抗英的氣氛亦越漸高漲。直至同年 4 月 14 日，新界鄉民與英軍的戰爭爆發⁵⁵。雖然鄉民士氣高昂，亦不斷有來自各地的援軍加入，可惜火力懸殊，敵不過兵力強大的英軍。4 月 19 日，新界鄉民投降，流血衝突事件告一段落，共一百七十四名烈士在這次戰爭中犧牲⁵⁶。1933 年，屏山達德約集資於達德公所旁興建「英勇祠」及「慰寂祠」以祭英靈⁵⁷。

⁴⁸蕭國健 1899 年英人接收香港新界地區事件探索，見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 49

⁴⁹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 4

⁵⁰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 2-3

⁵¹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 6

⁵²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 90

⁵³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 7

⁵⁴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 90

⁵⁵鄧聖時《違‘旨’抗英 死保國土的中華壯士》，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 10

⁵⁶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 93

⁵⁷同上

- 屏山建警署

*版權所有

上圖：我組參觀屏山鄧族文物館

*版權所有

上圖：1905 年的舊屏山警署 (攝於屏山鄧族文物館)

屏山警署於 1900 年落成，座落於鄧族族人視為「風水寶地」的蟹山的屏山嶺之上⁵⁸。但其紅色瓦頂看似熟螃蟹，破壞屏山的風水，引起族人的不滿，要求將警署拆卸⁵⁹，但港英政府不予理會。

⁵⁸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 102-103

⁵⁹見「太陽網：SUN 生活—建文物館化解屈辱」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30130/20030130003237_0001_1.html) (最後瀏覽：2014 年 5 月 15 日)

抗日戰爭爆發及日佔時期(1937-1945)

● 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內地難民不斷湧入香港⁶⁰。這時，約有3800多名內地難民經水路及陸路抵達屏山，住滿了四間祠堂，當時鄧族的長老免費為難民提供伙食。他們逗留十多天後便離開，不過屏山的食水和食糧都已經所剩無幾，而且環境衛生變得很差⁶¹。

● 日佔時期

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同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香港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⁶²。據屏山鄧氏族人所述，當年日軍來到屏山只奪走了數頭家畜，並沒有破壞或進行搜村，後來也沒有再正式到屏山；日方派了一些便裝密探於各村內巡視，若看見有人犯事，便會向上通報，將犯事的人抓去處分⁶³。

1944年，香港的經濟狀況愈漸惡化，物資供應嚴重不足⁶⁴。不少人食樹皮充飢；有些人餓得偷或搶走別人的食物，被密探看到，最後被迫充軍、遭精神虐待、處刑或處死⁶⁵。屏山鄉父老見人們不是餓死，就是被殺死，於是幫助了不少年青人安排船隻，到鄧氏宗祠前的河岸上船逃至廣東省南番順一帶⁶⁶。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⁶⁷，但屏山的鄧氏並沒有特別去慶祝⁶⁸。我認為是由於日軍沒有破壞屏山或肆意殺害村民，而且日佔時期結束後，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⁶⁹，香港始終沒有回到中國的手中，所以他們顯得不太在意。

⁶⁰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36

⁶¹見附錄2

⁶²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40

⁶³見附錄2

⁶⁴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44

⁶⁵見附錄2

⁶⁶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17

⁶⁷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48

⁶⁸見附錄2

⁶⁹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50

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至今(1945-2014)

● 反對興建屏山機場

1945年10月，港英軍政府首長夏愨總司令建議將啓德機場遷往新界屏山⁷⁰。在10月22日在屏山鄉多條村落張貼通知，以「公益」為理由，要在一個月內收回土地⁷¹。雖然港英政府派理民官向村民交代政府會給予村民補償，包括使用現代化機器開闢新地給農民耕種，實行「耕者有其田」以及建築新的大屋給村民遷村。但村民則收到消息指港英政府是想建築海陸空三軍基地，而且會影響到多個村落，一萬華畝良田及數以千計的房屋將被夷平；若真要動工，受影響範圍內過萬的村民將無家可歸、無糧可食⁷²。受影響的村民在10月25日舉行大會，議決以「不受補償、不簽字、不遷居」為三大原則⁷³，屏山鄧族以鄧松年醫生為首，組織抗議隊伍，向港督請願，要求停止建築機場；另外還拜會了兩廣外交特派員郭得華和國民黨行政院秘書黎公琰，懇請交涉停建屏山機場⁷⁴。

英國政府在1946年2月曾經考慮把屏山機場轉為民用，但經英國民航部和英國海外航空公司代表組成的考察團研究後，認為並不適合⁷⁵。1946年3月底，當局發現選址面積不足以建造達國際標準的機場，因而取消計劃⁷⁶。

鄧松年醫生在是次事件中獲得鄉民的尊崇，於屏山坑尾村的洪聖宮門外豎有寫上「北洋醫學院畢業派往美國哈佛大學深造醫學博士鄧松年」的功名碑⁷⁷，以紀念他對保衛鄉民家園貢獻甚多。

⁷⁰見「屏山 (香港)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_\(%E9%A6%99%E6%B8%AF\)#E5.BB.BA.E9.80.A0.E6.A9.9F.E5.A0.B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_(%E9%A6%99%E6%B8%AF)#E5.BB.BA.E9.80.A0.E6.A9.9F.E5.A0.B4))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⁷¹見「保育香港歷史筆記」 - 洪水橋：滅村的宿命？(2)」

(http://www.cahk.org.hk/heritage/conservation_note/chapter2_Hung_Shui_Kiu.htm)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⁷²鄧廣賢《反抗英軍建築屏山機場紀要》，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27

⁷³見「保育香港歷史筆記」 - 洪水橋：滅村的宿命？(2)」

(http://www.cahk.org.hk/heritage/conservation_note/chapter2_Hung_Shui_Kiu.htm)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⁷⁴鄧廣賢《反抗英軍建築屏山機場紀要》，載於鄧聖時編《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頁28-29

⁷⁵見「保育香港歷史筆記」 - 洪水橋：滅村的宿命？(3)」

(http://www.cahk.org.hk/heritage/conservation_note/chapter3_Hung_Shui_Kiu.htm)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⁷⁶見「屏山 (香港)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_\(%E9%A6%99%E6%B8%AF\)#E5.BB.BA.E9.80.A0.E6.A9.9F.E5.A0.B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_(%E9%A6%99%E6%B8%AF)#E5.BB.BA.E9.80.A0.E6.A9.9F.E5.A0.B4))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⁷⁷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73-74

● 屏山警署、鄧氏祖墳及達德公所問題

1964年，港英政府將屏山警署用作警犬訓練學校⁷⁸，對鄧族來說是極大的屈辱。

1990年代初期，政府在稔灣建立堆填區，要求鄧族搬遷鄧氏祖墳。該祖墳是風水名穴，鄧族族人稱其家族共有918名男性原居民受到遷墳的影響，因此政府遭大力反對⁷⁹。

1993年12月12日，屏山文物徑開幕⁸⁰。

1995年，港英政府在雙方未達成協議，亦沒有鄧氏族人在場的情況下派人挖掘鄧氏祖墳，惹禍上身。鄧氏族人決定封閉文物徑內的古跡，以表達不滿⁸¹。雙方在這兩個問題爭論了很長時間。

直到1997年4月，屏山鄧族代表與港英政府達成多項共識，包括將前屏山警署改為屏山鄧族文物館，因為「鄧氏長輩認為，自文物館開幕後，被視為破壞風水的屈辱往事便可因而化解，例如蟹山可比作爺爺，掛鄧族牌子的建築物可比作孫子，意即孫子騎爺爺；也可將山頂喻為鄧族的頭顱，建築物掛上鄧族牌子便等如戴上英雄帽。」⁸²另外屏山鄧族將祖墳遷墳於屏山鄧氏宗祠後的山頭，「以風水換風水」；港英政府亦於同年5月6日將前屏山警署的屋頂髹成綠色⁸³，近百年的紛爭終於結束。

1993年屏山文物徑開幕時，港英政府並未將1989年被用作抗英指揮部之一的達德公所列入其範圍之內。相信港英政府當時仍覺得達德公所是一根心頭上的刺⁸⁴，政府既不能拆走它，亦不願提起當年的流血事件，只能採取這樣的方案。直至回歸後(2013年)，香港特區政府將達德公所列為法定古跡⁸⁵，並開始進行修復工程，峻工後將會成為屏山文物徑的景點之一⁸⁶。

⁷⁸見「屏山鄧族文物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E8%AD%A6%E7%BD%B2>)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⁷⁹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48-51

⁸⁰見「屏山文物徑簡介 - 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www.amo.gov.hk/b5/trails_pingshan.php)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⁸¹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110

⁸²見「太陽網：SUN生活—建文物館化解屈辱」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30130/20030130003237_0001_1.html)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⁸³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104-105

⁸⁴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2008),頁98

⁸⁵見「咸豐年興建 供奉烈士抗英基地 達德公所列古蹟」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228/18569238>)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⁸⁶見「立法會：發展局局長就《2013年古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物的宣布）（第2號）公告》（2013年第206號法律公告）議案的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26/P201402260633.htm>)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結論及建議

總結這次的報告，我們從鄧氏遷至錦田至英國接管新界(1842-1898)、英國租借新界至抗日戰爭爆發前(1898-1937)、抗日戰爭爆發及日佔時期(1937-1945)和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至今(1945-2014)的發展四方面研習了鄧族。可以看出廣東一帶的發展影響著鄧氏，鄧氏也對今新界一帶的居民有不少的影響。

可以發現在鄧氏遷至錦田至英國接管新界期間，鄧族從宋朝起帶動了當地的文化發展，在經常考獲功名。在當地有很多土地，在遷界令廢除後由於有大量外來族群遷入帶動了經濟發展，不同分支的鄧氏都紛紛設立了不同墟市。即使在英軍接管香港後也是很有影響力。

在英國租借新界後鄧氏組織起來，帶領新界其他族群反抗。雖然最後被擊敗，但其愛國之心也是值得讚揚的。

日佔時期(1937-1945)中，屏山鄧氏沒有收到很大的影響，沒有日軍入內搜村，但到了戰爭後期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少人缺少糧食。屏山鄧氏也有幫助其他人逃亡。

光復後，鄧氏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反對興建屏山機場保護原居民利益。由於政府在七十年代發展新市鎮，不少鄧氏的田地被收去，因為減少了土地紛爭，間接令到鄧氏個分支更加團結，一起保護居民利益。在屏山警署的問題上得以解決，鄧氏與政府的關係恢復正常。

鄧氏的發展是和香港發展息息相關的。但因為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鄧氏與其他新界原居民不少的文化，風俗，和古蹟都漸漸消失。所以我們小組認為政府應加強保護原居民的文化和建築，政府應該加強宣傳和教育令我們的子孫在將來也可以知道這一些文化。

附錄(1)——居民訪問

1.你的全名？

鄧賢好。

2.你的歲數？

今年 68 歲。

3.你是不是屏山原居民？

是。

4.你住在哪一個村？

坑頭村。

5.你在村裏住了多少年？

出生至結婚搬出來屯門住，22 年了。

6.你覺得現在鄧氏族人之間的聯繫強嗎？

強，有定期聚會，祠堂、分豬肉。近期村裏的兄弟一起去青松觀吃齋。

7.鄧氏有甚麼傳統的文化習俗？有甚麼習俗是以前有現在沒有？

有吃盆菜，春分、秋分，拜祖。之前有的習俗現在繼續有。

8.現在鄧氏的族人有減少的跡象嗎？

沒有，愈來愈多。有些有錢的人去了外國，讀書留學、做生意。

9.有沒有非原居民搬入？

有，他們都是租地方住，有些原居民出了國，房子空了便租給別人收租
村內多數人姓鄧，其他一個姓林，一個姓鳳。聽聞他們是以前姓鄧的有錢人的書
僮，丫鬟。

10.非原居民能否參加鄧氏的活動？

他們沒有資格參加。但有時跟他們熟了會請他們吃盆菜。

11.你覺得鄧氏中最重要的古跡是？

很多都很重要。如聚星樓、古井。

以前要從古井擔水到仁敦岡書室，沒有水喉。後來太公申請較水喉，大家排隊裝水。太公付錢，很貴的，自己家裏較不起。古井上面有候王廟。

祠堂前面有石豎立在那裏，是以前那些文人考科舉、考狀元，有他們的名字。我以前在仁敦岡書室讀過書，以前 12,3 歲沒有書讀，女孩子不能讀書，同村的哥哥識字，我們便夜晚到祠堂書房教我們寫字。我們叫仁敦岡書室做燕翼(音:日)堂，是圍村話。

12.你對自己是鄧族的人感到光榮嗎？

當然光榮！

以前警處有警察，打風的話警處上面會扯風頭，流浮山也看到，有風季。警處有花王，小時候叫他花王叔，花王嬭，要跟著他才有膽量上去警處。

13.你認為鄧氏對香港作出了甚麼貢獻？

有些人做了醫生、太平紳士。

在一本叫屏山故事的書中有一幅相中有我父親。

14.能否分享一些童年/難忘、有關鄧氏的回憶？

以前的人辦喜事會去拜祠堂，買豬肉、酒、水果，備三生酒禮(1)

現在的人結婚都不拜了，以前每個人結婚都會去拜。其他春秋二祭、分豬肉去拜，拜完分給男丁。

之前 10 月 1 日國慶節有擺，上年(2013 年)沒有。擺幾百圍吃盆菜，有人唱歌、唱粵劇。之前過年有舞龍舞獅，很高興、盛大。

備註：

(1)三生：豬、雞、魚

酒禮：白酒、米酒、茶水

附錄(2)——居民談訪

談訪對象：鄧順發先生(80歲)，鄧加達先生(76歲)，蘇萬興先生

沒有特別標明的都是鄧順發先生回答問題

本小組詢問的問題使用斜體表示

日軍來的時候呢，我就七歲，剛剛懂得思想。父母已去世，由叔叔養大。七歲就懂得找工作做，擔水，以前耕田嘛，這裡。

那他日本人來呢，這裡就沒有破壞，完全沒有破壞。就只是有五隻馬，騎五隻馬，來到這裡，問一間小鋪，養了一些雞，問：「那些雞是誰的」下馬，問那些雞是誰的、那些豬是誰的。舊時家家也有養豬，那些「豬婆」，帶著小豬，十零斤重，問那個老闆，那個老闆害怕日本人，不敢作聲。於是日本人開槍，一槍打中兩隻雞的雞腳，打斷。

不是射人？

不是射人。問那些人，他(日本人)初頭想跟他(老闆)買，因為可能他們初初來到，沒有伙食，餓沒那麼多。他就問那些人，那些雞是誰的、那些豬是誰的

那個時候有沒有翻譯？

沒有。

你們聽得懂日本話嗎？

我們不懂聽日本話，而且害怕，那個老闆就是害怕，怕起上來不敢認，本來那些雞是他的，那些豬不是他的，他不敢認，又不懂說，他(日本人)指手畫腳問那些雞是誰的、那些豬是誰的，但那些人聽不懂，又害怕，第一次見日本人，騎五隻馬來到這裡嘛，落馬，一槍就打斷兩隻雞的雞腳。

後來雞怎麼了？

他執起兩隻雞，問那是誰的，可能想付錢，大概是這樣的意思，但是沒有人敢認。那他就拎起兩隻雞，又開一槍打中豬的肚子，那隻豬約十零斤重，又拎起一隻豬，就走了。

沒有付錢？

沒有。

因為沒有人認嘛，不敢認嘛。就是這樣，一直都沒來過這裡了。

那時的錢是日本的軍票？

四比一。港紙對軍票，四元換一元。應該是這樣的。

那時候港紙和軍票都流通嗎？

港紙不流通，軍票流通。港紙可以去錢臺換，換軍票。四元港紙換一元軍票。那個時候很便宜而已，一九四幾年...一九三九年，這裡沒有被破壞，但是法律很嚴。捉了那些搶食物的、或者...其他的，都要充軍，押戒去海南島，偷蕃薯也要充軍，灌水。灌水最慘啊。

灌水是怎樣的？

即是打你你不認，就用水喉放在你的嘴裡，灌到你的肚子脹大，逼你承認。灌到你的肚子脹大之後呢，就踩你的肚子。他們的兵營就在九龍公司，元朗理民府再走過一點，就叫作九龍公司，以前是九巴做總廠的。在那裡紮營。

這裡有駐過兵嗎？

這裡沒有。洪水橋廿四號 D，有一個軍營，元朗那個是總部。其他圍村，近海的那些圍村經常被搜查，捉紅軍、捉游擊隊。我聽過輞井村的人說，將那些十六、七歲的年青人，拉出地堂曬熱頭，跪在樹問話、逼供，問有沒有紅軍(在村內)。如果不回答，就拉到總部；大井(圍) 也是。如是者，他(口軍) 就在這裡三年零八個月，但這裡沒有被破壞，其他的村就有，有去搜查，經常捉紅軍，尤其是大井、輞井、近海的地方那些村落，山廈村。他們聽聞山廈村專當紅軍，去過山廈村很多次。就是這樣，偷蕃薯也要斬頭，肚子餓嘛，四處去挖東西(吃)。芋頭啊蕃薯啊，都要挖出來「頂肚」。很多人食樹皮、蕉心和木瓜心。

那時候可以養雞和豬，為甚麼到後尾要食樹皮？

不是，當時家家都有養十多隻雞的。

那時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戰前的時候。

後尾打(仗) 到後期就好窮，要去偷蕃薯，即是說經濟很差？

全個香港都經濟差。

日本人來之前你們做甚麼(工作)？耕田？

全部人都是耕作、養豬、養雞。

日本人來之後還有沒有養雞養豬？

有，家家都有。

這裡，日本人未來之前，大陸走了 3800 多人下來，住滿了四間祠堂。

大約1940年的時候？

1937、1938的時候吧。懷德，姓鄧的，又有姓陳啊，那些都走來這裡。在這裡住了十多天，沒有日本人來，又回去了。這裡吃到連水都沒有，井水不夠用；舊時用井水和自來水。全部井用到乾了，沒水食。

他們坐船來還是走路過來？

有些走路，有些坐船。以前有條河，那條河至到元朗，在水門頭。那邊有條大河流過來。水大的時候，很大流(?)。他們走了之後，沒多久日軍就來了。他們回去之後，米吃光、水也吃光，甚麼都沒有了。三千多人，那些糞便四處都是，弄得很混亂。我們的太公好心，弄得自己連水都沒得吃。

那時天冷還是天熱？

將近天冷，九月至十月。全部都是「打地鋪」，用禾草鋪在地上睡。

有男有女，有老有嫩？

是啊。睡滿了四間祠堂。

那時候沒有收錢？

沒有。天天三大禾桶粥。阿公剩下三擔穀，一天也煮(一)擔多穀的粥。食，還不緊要，衛生緊要。廁所，沒有；舊時沒有廁所。隔離(指鄧氏宗祠)有一個男公廁，沒有女廁。

公廁是政府興建還是自行興建的？

現在是政府興建，以前是私人的，他將那些糞做肥，用來填肥。那時很需要肥，用來耕種。阿公有一點地方，這裡(愈喬二公祠)以前是學校來的，一百三十多年前，曾經做過學校，達德。那裡有兩個廁所，有男女廁所，現在封起來了。所以這條村，屏山，沒有損失，那些東西全部沒有被破壞。就是自己因為沒有柴燒，折了個牌下來，個個執回去燒。以前很多「高腳牌」，那些「四方」啊、「肅靜」、「迴避」，三、四十個。沒辦法啦，個個不想割不到柴，這個山沒有柴了、沒有草了，那就逼著用那些牌、舊東西全部燒掉。

那裡以前是田？

海。一百三十多年前，那裡是海來的。一百三十多年後，那裡是河。一河兩岸就一百尺。即是我們賣那些地給趙氏兩兄弟。廈村有一半，屏山有一半。就一萬銀賣給他們。他們在天水圍下低開魚塘和基圍，養咸水魚、淡水魚。那條河是用來養魚，一河兩岸就一百尺，給我們疏水用。那些水由洪水橋至到大井村出海。那條河很多魚捉，他養了有烏頭、大魚(?)、鯪魚、白鱧，甚麼都有。所以這裡根本是魚米之鄉。現在沒有了，都給填了。洪水橋那邊有名叫龍船塘，扒龍船的，

那是海邊。上璋圍對落那邊有個塘，中間有個泥躉，那是用來請那些人賀完龍船在那裡吃餅、吃糴。

那時扒龍船是怎樣比賽？一條村的人撐一條龍船嗎？

不是一個人撐的，起碼都成百人，要替換吧，三十多人坐上去(龍船)，要三更人替換。扒約四小時，到另一批人換更，很累的。

由哪裡扒到哪裡？

這裡扒，扒到對面，過了對面海就是赤灣。

扒這麼遠？由淡水到咸水？

扒到大陸那邊，扒很遠的。我們小時候條條村都有龍船的。

是賽龍舟？比賽？

比賽的。

贏了有甚麼獎品？

贏了有一支旗和幾百或幾千個餅。最緊要拿到支旗，那支冠軍旗。現在沒有了，條條村都「軟腳蟹」，怕曬。

日軍來的時候都停了？

是啊。一和平就恢復。

沒那麼大規模了？

以前聽老人家說，年年都有。好多廟的龍頭放到滿的。現在上璋圍裡面有一個。很多都被人拿走了，一說是古物，個個你搶我搶的。坑尾的洪聖廟內起碼有四個龍頭，現在連半個都沒有。坑頭那邊的起碼有三、四個，又是被搬走了。

和平後扒過多少年？

和平後也有扒過十年八年的。

即是五幾年也有在扒的？

是啊。

沒有扒過對面(大陸)吧？

沒有。自從解放了之後就沒有了

那時候你們走上山看爬龍船？

在河邊看，元朗、大陂頭(即現今元朗大球場)，站在屠場側面，屠場在河邊。河也挺深的，差不多兩個人身。

平時會不會去游泳？

有阿，年年五月就游龍舟水。我們以前走路去洪水橋游，兩個水塘。游淡水就去那裡，夜晚多數去那裡，當作洗澡，以前擔水辛苦。早上走路去田湖、容龍，游鹹水，不是就去溪塘。六、七歲每晚拿張小口在前面(祠堂)。

門口睡或是睡在古台，睡了幾十年了。天冷就把書枱近一點，在書枱睡。

你有沒有在這裡讀過書？

無，我未讀過書，七歲日本人來，又要擔水，又要摸塘螺，維持家庭生計。賣塘螺去元朗，收得幾仙，這樣也好過沒有，摸十斤八斤都有幾毫子，算很好了。那時去執田螺，田那些坑渠捉魚，甚麼也做，家裡窮嘛。

日本人來的時候要交稅，糧給他們嗎？

這個我不清楚，那時候我還小，我們都不用交糧，屋也按了給別人。阿公的田或者要交糧，只是阿公的東西，自己家裡甚麼也沒有。

日本人來對你自己來說沒有甚麼變化？

對阿。

沒有拘捕或打過你？

沒有。唯獨被打了一巴。去拜山時到凹頭那邊，要脫下帽子鞠躬，過去時忘記了除帽。有個檢查站在那裡，我就被「噏」一聲打了一巴。

你那時候年紀不是很小嗎？

八、九歲。

照樣打下去？

對，他要你脫下帽子鞠躬，你戴著帽子沒有禮貌，就這樣被他打了一巴。

那時阿公還有豬肉分？

有，三十斤豬肉，幾百人分，一人分到一兩半。去到蓮花山都是三兩肉。拿到肥肉好威風，可以炸豬油淋飯。

以前阿公的習俗還保留到？

有，春秋二祭還有。

分豬肉拿到不好的肉會被人罵。但豬肉是排隊輪流拿，不能選自己想要的部份。有些五百幾人分三十斤豬肉，一兩也沒，只得幾錢。

蘇：分豬肉是你不到就不分給你，日本人來時每個人都去，不是祭祖，現在沒有人去了。

現在派一斤也沒有人去。在祠堂分兩斤，人們都說：我不去了。現在的人不一樣了，自己買。

日本人都有尊重這些習俗？

他們沒有干涉，只是你不懂他的禮貌就打你。

那時候有些人窮，去掘芋頭掘蕃薯被日本人捉到，有沒有本村的人偷東西被日本人捉？

有兩個，一個要陪殺，跪在地上，睜大雙眼看著他殺人，殺完放你，比被殺更慘，看著血不停湧出來，又要睜大雙眼。

他死了，九十幾歲，在水牛嶺，拉回九龍公司。

全部都在水牛嶺被殺？

對，殺頭，那裡殺了幾百人

蘇：水牛嶺，元朗公園觀鳥塘下面有一塊碑，寫著當時日本人在那裡殺人。

你有沒有被人捉過去陪殺？

沒有。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些事呢，是因為在和平後，他和我一起拍檔執田螺，都是他教我的。講起這些事，他就...唉.....可憐。那時候日本人捉他搶別人的一塊鬆糕，他因為餓過頭，被剛剛好經過的密探發現，捉他去陪殺，警示他。

這些是好的，因為日本人第一次來中國，不嚴厲一些人們不會佩服他，不怕他。那些例嚴一些人們才會怕。人們都不敢偷、搶東西，之後經常去做工。這個是好的，不是完全不好的。

日本人來之前(1939,49年,戰前)這裡治安不會很差吧?

屏山本來好在經常來,但就港督道說給幾多租和穀他,碰巧日本人招了,說好了交幾多穀給他們,好在日本人將他們全部招了,在新咀那個山那裡,全部在那裡沖掉。我們年輕人還行去執子彈,紅毛十那些子彈,那裡叫大板石。

子彈殼還是連子彈頭?

連子彈頭,好多子彈在那個洞到。

日本人走了這裡有沒有甚麼慶祝?例如燒爆竹?

沒有。我就知道英兵呀那些日本人一隊隊在屏山上面游一輪,我們走去找石頭扔他們的腳。

拘捕了多少人?

也有三、四十個,在巡,遊街示眾,之後拉他們走。

日本人有沒有住過警處?

有,有些人說拆警處,始終有人不準拆。

那時候警處有多少人?

相傳只得八個人。四個印度人,兩個外國人,兩個唐人。現在當然不止,一百人都不止。

以前會不會有英國或日本的炮艇?

沒有,河太細和淺了,元朗都沒有,九龍、香港或者有。

以前附近有沒有醫院?

最早有博愛。

那時候在自己家裡還是醫院出世?

自己家裡,沒有出世紙,家達叔一樣。

我現在做花生糖。

做了多少年？

三十多年。

生意好不好？

現在過得去，都算不錯。

有沒有一些以前的歌唱？

不記得了，幾廿年了。

八月十五日、七月十四日，每個人都到祠堂坐，夜晚在這裡唱歌、跳舞，好高興的。現在沒有了，都不興那些了。

做茶果、蘇粉就過時過節都有。現在人人全部都忘記了。以前每家都有個瀨粉機，家家不用去買那些東西，一個河粉、一個瀨粉自己做，茶果、蘇粉自己做。十一月整餅，炒米餅，炒定一年吃，家家都是這樣，都有製作工具。

現在沒有了，全部都扔了，人人嫌那些工具髒、臭。做蘇粉、茶果、煎堆，現在人人都不懂了。

這裡甚麼時候轉燒石油氣？

好像五幾年還燒火水，之後轉燒石油氣，沒有人燒柴，還有人燒火水。

現在沒有人燒火水。我那裡現在都用火水，有氣泵、電泵。用電泵，現在多數用石油氣和天然氣。

以前是不是有煮「大鑊飯」？

「大鑊飯」就燒柴、草、山草、禾草。煮飯一定燒草，不可以用硬柴燒。

爲什麼？

因爲火力太猛，飯會容易焦。我們六、七歲時用鑊煮的。

是蒸飯還是直接煮？

直接煮。用鑊煮完後擔去田給人吃，用大鑊煮比用電飯煲煮好吃。五幾年就沒有人耕田了，六幾年就完全靜了，全部都沒有了。

五幾年還有沒有人種瓜、菜？

沒有。五幾年還有，七幾年就沒有了。全部都做停車場，全部丟空了，多數租給別人。以前的人朝早出去夜晚回來，不像現在的人不用做。

停車場的租入阿公的？

不是，那些多數是私人的，阿公就很少。

鄧家達先生：我讀書的時候學費只需付五元，四幾年讀到五幾年。

他在這裡(鄧氏祠堂)讀，以前這裡是學校來的。以前有六個班房，由一年級到六年級。

鄧家達先生：達德學校話劇組 1980 年最厲害，香港舉行話劇照給別人看。

那時候一班有幾多人？

四十人，全部最多八百幾人，四十幾人一個班房，最旺是六幾年。

以前只有屏山人讀？

以前是，現在不是。

那時有甚麼學科？

自然、歷史、古文、國語、算術。

以前讀書學得多，讀全日，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放學。

有沒有特別的東西想說？

沒甚麼好講了，因為我們這些窮人說出來你也不信我。我們小孩一條短褲穿五年，合不合適都要穿。天冷時穿條短褲加麻包，因為窮，家裡沒錢買。

那時有沒有報紙看？

有。一毫，一仙一張都是沒錢買。

玩都是走路去？

去屯門都是走路去。由洪水橋那邊穿過鍾屋村穿過大圍去藍地再去容龍。天天去游泳，天熱時去游泳，天冷時去行山，所以造成我們這麼好行。全香港的山也行過。

這裡多外來人嗎？

都多，以前九成八都是姓鄧，現在大約九成。

哪個年代開始多外來人進來？

七幾年，因為阿公把田地賣了，人人都分了錢，而且去工作，有錢了，就將間屋拆了起三層，有一些大間的就分了起九層，自己住不了全部就租出去。

現在多南亞裔人嗎？

都有。印度人有二、三間人。那些南亞裔人這麼壞，他們一個人租一間屋，就招來一些人，即是一晚多少錢那些，就睡地下，睡到滿了，所以我有屋都不租給南亞裔人。天熱時又沒有冷氣會走出來睡到天光。

你覺得以前還是現在這裡的人關係比較好？

現在人的關係疏了。以前沒有風扇、冷氣、電視機，很多人天熱時都出來祠堂乘涼、聊天，坐到很夜，老一輩會講一些東西給年輕人聽，人人聚集在這裡。但現在一到六點人人都回自己家享受冷氣、看電視，所以沒有像以前一樣大家聚集在一起聊天，關係就疏了。
那時候聊天，武館就開班。

這裡以前有武館？

有更練團。我做過副團長。

不如講講更練團？

更練團我都做了十多年。

幾年到幾年？

六九年做到七幾年。

甚麼時候散？

零三。二零零三年因為警處不批那個牌，那時候由我拿著個牌，即是警司不批，他說我們敲詐、勒索，做陀地。

事實上從四百幾年前清朝那時候就有更練團，那時是防海盜而設。以前阿公的田地租給人收九成租，一成是給更練團做更費。那時阿公有很多田地，更練收一成

也已經不少。另外還要每間屋一年要給五毫子離腳費(即行政費)給更練。
更練團九月就出巡，有禾快熟了，給別人偷了，偷了又捉不到人，更練就負責賠。

那時候更練都是由你兄弟做？

是。

蘇：有沒有人工？

人工沒有的，那些更練仔人工沒有的，每年一斤、兩斤豬肉，一盒魚餅。

蘇：那有開館吧？

開館就吃一餐。

是不是晚晚都會出巡？

是啊，由9月起一路巡到12月。12月的時候沒有禾沒其他東西，就疏一些巡。一個禮拜巡一次。別人建了一些墳洞，我們夜晚不怕鬼，三更半夜真的去到墳洞那邊，蹲在墳洞里，監視著那些人偷東西走，都是這樣的了。
剛剛說到阿公收到1成離腳費就給來做行政費，但是政府收了地就越來越地少了。政府收了地，有些不肖的更練便去收陀地。

那時的治安應該不會太差？應該沒什麼人偷東西？還是...？

久不久都會有，1年三幾次抓到偷雞的，(最早期是防海盜的，清朝的時候，你現在看到門口那塊碑，[鄧斌由?]就做過團長，他是更練團團長，真的能打的，那時是打海盜的。到我那時就不同，是維持這裡鄉的治安。抓到偷東西的人便交他們上警局。

偷東西的多數是村外人？

多數都是來到的。自從六四，那些難民偷渡過來，多了人，一路人多的時候，什麼人都會有，很雜。

我聽講是英軍接管新界的時候這裡好像有一些反抗，可不可以講講？

那些130多年前，我們有9支紅毛十。

紅毛十即是？

槍來的。單頭槍。另外三尊大炮。為什麼現在只剩一尊呢，那些都是防海盜的，日本仔來的時候說有槍炮不行，將那些紅毛十全部堆進那裡，就是現在那間局仔前面。在那裡挖了個洞，將三尊大炮和九支紅毛十全部堆進那裡。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仔走後，我們便起回槍炮出來。三支炮沒有爛，起出來放進祠堂，九支紅毛十全部發霉，因為是木柄的，只剩下鐵，所以就不要了。有一年，大炮放在天井，有一個鬼佬來看到炮很漂亮，就問可不可以借用，借兩支。借了沒有回頭。現在

的人都不懂要怎樣拿回來，也幾十年了，又沒有借據，所以就只剩下一尊炮。

那三支炮是哪裡鑄的？

在廣州。

紅毛十是什麼樣子的？

3尺多長。單響槍。木柄的。插把刺刀。我做更練，那9把槍是給我們出巡的。

除了紅毛十會不會有烏槍？

烏槍就是個人的，兩把，現在取消了，不准帶烏槍。沒打獵。

你覺得鄧氏的發展與香港的發展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沒有香港，鄧氏發展不了。鄧氏做官，最厲害是錦田、廈村、龍躍頭、大埔頭，他們四兄弟。龍躍頭大仔，大埔頭二仔，廈村三仔，錦田排第四。芒井和梓平村是廈村分支，那時是皇姑仔，皇姑即是皇帝的妹妹，宋光宗的姐姐。我們屏山也做官，比較多家丁，幫忙開墾，有錢便買一些田地，那樣地就多了。所以香港發展得好，鄧族也興旺一點。

你們這裡與龍躍頭那邊的其他的鄧族關係好嗎？

沒什麼說好不好的。以前就多點打殺，為田為水會爭執。

怎樣打殺？

村對村打，滿激烈的，械斗。現在沒有了，現在很好了。現在大家都團結，每年去拜山，以前是你有你去我有我去，是這十年間好了很多。有一些小的村落又不知道自己是有份去的，自從一五、六幾年的時候，大家一起拜山，大家一起研究，有商有量的時候已經沒有打鬥關係了。以前有五大房有兩三大房是在東涌和深圳的，那時六十年代之前那邊很窮，比這邊窮很多，很多時，經濟懸殊，沒錢的時候要接濟他們，七十年代開始有錢，大家經濟差不多，開始有商量了。經濟平衡了，交往多了。以前這邊和錦田那邊搶田地，現在政府分了地，沒吵架了，就能聊聊天，現在五房很團結，沒以前那麼混亂，經常開炮打過來，特別是屏山和廈村。現在文明了，一年春秋二祭五房都在一起，經常一起開會，討論如何向政府追討回一些權益，因為香港鄧族的權益不只有我們的，是五房共享的。五房有三房在大陸，兩房就在新界。就是屏山和錦田，我們也是從錦田分支下來的。

附錄(3)——地圖

*版權所有

現今厦村、屏山、錦田、龍躍頭及大埔頭位置(2014年)

*版權所有

屏山文物徑路線圖(攝於2014年)

參考書目及資料

1. 周子峰《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0)
2. 劉智鵬《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0)
3. 鄧聖時《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 1999)
4. 爾東《香港歷史之謎》,(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
5. 張瑞威《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3)
6. 蘇萬興《坐言集之屏山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 2008)
7. 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下冊)——新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2)
8. 蘇萬興《坐言集之錦田鄧族》(香港:超媒體有限公司, 2008)
9. 「唯一抗英的六日戰事 新界人極力遺忘的枉死浴血戰」(專欄)《AM730》, 2013年12月19日
10. 「香港新界原居民特權身份的歷史建構過程-文化研究@嶺南」
(http://www.ln.edu.hk/mcsln/23th_issue/criticism_02.shtml) (最後瀏覽: 2014年5月11日)
11. 「新界人『武裝起事』-明報讀書網」
(<http://reading.mingpao.com/cfm/ReaderClubFriend.cfm?section=4&iid=263>)
(最後瀏覽: 2014年5月11日)
12. 「屏山警署變文物館 展現原居民歷史—SUN 時事」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30130/20030130003237_0001.html) (最後瀏覽: 2014年5月11日)
13. 鄧昌宇、彭淑敏、區志堅、林皓賢著,《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 2012)
14. 蕭國健著,《香港古代史(修定版)》(香港:中華書局, 2006)
15. 蕭國健著,《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 1990)

16. 劉蜀永著，《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
17. 『香港教育史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8F%B2>）（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18. 『錦田簡介-錦田鄉十年一屆酬恩建醮特刊』
（<http://www.freewebs.com/leekwanchow/works/kamtin/kamtin.html>）（最後一次瀏覽：2014年5月11日）
19. 黃家樑, 陳志華著，《簡明香港歷史》（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20. 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著，《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21.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634-1-11 《CLAN HISTORIES PING SHAN AREA》『LETTER OF 2.10.56 FROM
CHAIRMAN GENEALOGICAL SUMMARIES,PING SHAN SUB-DISTRICT』（1956）
22. 『再見九記臘腸（一）』（專欄），《晴報》，2014年4月23日，第40頁
23. 爾東、李健信著，《趣談新界街道》（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24. 『龍躍頭文物徑 簡介-教育統籌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she/resources/pingshan_lungyeuktau/zh_tw/lungyeuktau/intro.html）（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25. 劉曉滇, 劉小清著，《香港野史——風雲人物》（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
26. 蕭國健著，《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4）
27.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28.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 [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29. 許錫揮, 陳麗君, 德新·朱, 朱德新著《香港跨世紀的滄桑》（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

30. 『鄧氏宗族重視子孫教育·開辦首間鄉間書院』，《鄉情：新界鄉議局季刊》，2006年3月，第22期，第7頁
31. 卜永堅，『抗租與迎神：從己卯年（1999）香港大埔林村鄉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看清林村與龍躍頭鄧氏之關係』，《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00年1月15日，第18期，第1-7頁
32. 鄧昌宇、彭淑敏、區志堅，林皓賢著，《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2）
33. 『太陽網：SUN生活—建文物館化解屈辱』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30130/20030130003237_0001_1.html）（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34.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634-1-27 《CLAN HISTORIES OF N. T. PEOPLE》『INTRODUCTION』
（26.03.1960 - 30.04.1974）
35.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95%E6%8B%93%E9%A6%99%E6%B8%AF%E7%95%8C%E5%9D%80%E5%B0%88%E6%A2%9D#cite_note-weeklypress_18980618-2）（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36. 『「保育香港歷史筆記」 - 洪水橋：滅村的宿命？(2)』
（http://www.cahk.org.hk/heritage/conservation_note/chapter2_Hung_Shui_Kiu.htm）（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37. 『屏山 (香港)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_\(%E9%A6%99%E6%B8%AF\)#.E5.BB.BA.E9.80.A0.E6.A9.9F.E5.A0.B4](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_(%E9%A6%99%E6%B8%AF)#.E5.BB.BA.E9.80.A0.E6.A9.9F.E5.A0.B4)）（最後一次瀏覽：2014年5月11日）
38. 『「保育香港歷史筆記」 - 洪水橋：滅村的宿命？(3)』
（http://www.cahk.org.hk/heritage/conservation_note/chapter3_Hung_Shui_Kiu.htm）（最後瀏覽：2014年5月15日）

39. 『屏山鄧族文物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5%B1%B1%E8%AD%A6%E7%BD%B2>)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40. 『屏山文物徑簡介 - 古物古蹟辦事處』
(http://www.amo.gov.hk/b5/trails_pingshan.php)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41. 『香港地方 | 討論文庫 | ---屏山機場』
(<http://www.hk-place.com/db.php?post=d004009>)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42. 『立法會：發展局局長就《2013年古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物的宣布）（第2號）公告》（2013年第206號法律公告）議案的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26/P201402260633.htm>) (最後一次瀏覽：2014年5月11日)
43. 『咸豐年興建 供奉烈士抗英基地 達德公所列古蹟』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228/18569238>) (最後瀏覽：2014年5月11日)
44. 蕭國健，《香港的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45. 李光雄，《歷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05）